

七十年代 苏联青年作家 小说选



当代外国文学

七十年代
苏联青年作家
小说选



七十年代 苏联青年作家 小说选

邓蜀平 编选

外国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五年·北京

封面设计：秦 龙

七十年代苏联青年作家小说选

Qishiniandai Sulian Qingnian

Zuojia Xiaoshuo Xuan

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市通县辛店印刷厂印刷

字数 389,000 开本 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20 $\frac{1}{2}$ 插页 2

1985年1月北京第1版

1985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26,900

书号 10208·196

定价 2.80 元

前 言

当代苏联文学的一个重要现象，便是一代新人在七十年代进入了文坛。这代人出生于三十年代后期或四十年代，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他们或年幼或尚未出生，都成长于战后和平年代，无论从他们的生活道路还是创作活动来看，都带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和平时期的特点，与苏联老一代（即“前线一代”）作家有明显的不同。苏联文学界把这代作家称为“七十年代的青年作家”，其实，他们进入文坛时年龄一般都在四十上下，所谓“青年”，恐怕主要是就他们的创作经历和目前在作家队伍中所处的地位而言。近年来，这代作家活跃在苏联文坛上，日益引人注目。他们的作品在苏联各大型文学刊物每年发表的作品总数中，平均约占三分之一。在七十年代的十年间，有近百名青年作家获得各种文学奖，其中有的人作品已译成多种文字，在苏联国内外读者中享有一定声誉。文学评论家弗·库兹涅佐夫指出，这代作家“将决定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苏联文学艺术的命运。”评论家阿·克利特科说：“今天如果不谈阿纳托利·金或者弗·马卡宁的作品，就很难对短篇小说的整个情况加以评论，尽管两人都并不单纯是短篇小说家……”这些都

说明了苏联文学界对成长中的这一代文学新人的高度重视。

这一代作家（包括苏联各民族的青年作家）人数不少，近年已有数百人被吸收为全苏作协会员，其中既有职业作家，也有在各个建设岗位上的业余作家。一般说来，他们都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和专门的写作训练，具有较扎实的文化知识基础和较好的文学素养，因而他们不仅善于从优秀文学传统中广泛汲取营养，而且还能从新闻学、电影、电视、美术、社会学以及民间文学、外国文学等多方面广采博纳各种艺术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，可说是这代作家的一个普遍特点。然而，成绩最为突出的青年作家则多半还具备另一个特点，那就是生活经历较丰富和一般都受过多种实际工作的锻炼；本集所选十七位作家便多属于这一类。从创作内容上看，青年作家较少涉足于许多老作家所擅长的战争题材、革命历史题材和国际政治题材；他们的视线多集中于当前的现实，注意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现象、新问题，从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中提出有重大意义的社会道德问题，塑造形形色色的当代人形象，深入探索当代人的性格和心理特征，善于从普通人身上发现理想上和道德上闪光的东西……这一切都仿佛在缩短着文学与生活的距离。因此，他们的作品往往能使读者在感到亲切、真实的同时，又获得新的启迪和美的享受。这大概是他们赢得越来越多的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喜爱的原因。但另一方面，生活积累不够深厚，思想境界和艺术视野不够广阔，则是这代作家中许多

人的弱点，这从他们创作题材比较狭小，作品缺乏规模、气魄和深度等方面都可以看出来。

这代作家还处在成长和变化的过程中，各人成就亦很不相同。本集所选的十七位作家的二十五篇作品，均具有较鲜明的特色，并且是获得苏联读者和评论界的一致好评的。希望这些作品有助于我国读者了解当前苏联文学的现状和发展趋向。

编 选 者

目 次

前 言	(1)
-----------	-------

华西里·阿福宁

找工作	曹国权 程家钧译 (1)
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

谢尔盖·叶 辛

物 欲	赵陵生译 (26)
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

阿纳托利·金

萨哈林岛上的流浪汉	高 昶译 (65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

带电视机的牢笼	粟周熊译 (82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

纳杰日达·科热夫尼科娃

心灵感应	晓 林译 (96)
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

鲍里斯·克拉夫琴科

小小说五种	张福生译 (115)
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

前妻	(115)
----------	---------

有过这样一件事	(117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生日	(121)
查无此人	(125)
妈妈	(127)

弗拉基米尔·克鲁平

“公民们，读点托尔斯泰吧！”	刘雄翔译 (129)
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

阿利别尔特·利哈诺夫

女 犯	孙厚惠译 (141)
-----------	------------

弗拉基米尔·马卡宁

当“侍从”的人	山 征译 (205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

瓦列利·波沃利亚耶夫

阳光下的地方	陈白虹译 (282)
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

亚历山大·奥利尚斯基

克瓦斯+汽水	缪 瑞译 (305)
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

维克多·波塔宁

静静的白桦林	栗周熊译 (334)
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

维克多·普罗宁

难忘的印象	何晓东译 (347)
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

翻 船王吉有译 (363)

伊琳娜·拉克莎

逢场作戏梅 凌译 (380)

暴风雪王俊义译 (390)

维切斯拉夫·苏卡乔夫

爱情的故事郑海凌译 (415)

雪白雪白的世界郑海凌译 (491)

维克多莉娅·托卡列娃

希腊人过河田毓筠 金 起译 (503)

维亚切斯拉夫·舒加耶夫

寒雨潇潇非 文译 (567)

柳鲍芙·尤宁娜

前线小照马振寰译 (622)

作者简介 (638)

找工作

华·阿福宁

卡车行驶了一百多俄里后，车轮打滑，抛锚了；科尔查文推了推卡车，在沟里洗了洗手，卷起溅满泥浆的裤管，沿一条泥泞的路朝镇上走去，心里直惋惜自己的皮鞋。要是乘车，只需半小时就到镇上了。

这个镇坐落在砂丘上，雨后街上并不泥泞，只有汽车经常行驶的地方，才积着一汪汪水。

科尔查文以前来过这里，所以没有打听就找到了一家食堂——他一早出门，没吃早饭，现在想吃东西了。在食堂里，他脱下潮湿的雨衣，在窗边坐了好久，一边喝着热茶取暖，一边眺望着窗外湿淋淋的树木和穿着秋装的行人，八月里天气已经凉了，又经常下雨。后来他走出来，在台阶旁捡起一块木片刮去裤腿上的干泥，踟躇了片刻，回想一下中央大街在哪儿，就赶去办事了。科尔查文要找区教育局，他是来找工作的。

科尔查文和母亲在本区北面一个偏远的村子里住过一年。村民逐渐都迁散了，只剩下几家农户；初夏，科尔查文从陆路沿舍加尔卡小河向下游走了四十公里左右（他出生

在舍加尔卡河畔)，到过几个村庄，其中有个叫叶洛夫卡的村子他很喜欢，于是他们母子俩就决定迁到那儿去。他们本打算马上就搬，可是菜园里的农活把他们耽搁了，他们约定再等到秋天。在叶洛夫卡有一所八年制学校，新学年里那儿需要一名历史教师，科尔查文就指望着这个位置。

“你先给我在这份申请上签个字吧，”他向校长请求道，他们俩见过几次面，谈过话，“签个字吧，要不然一分配别人来，我就落空了。”

“我是愿意签的，”校长坚持自己的意见，“可区教育局会怎么说呢？他们会说：你怎么，亲爱的，不同我们商量一下就录用人了。你还是去一趟，和他们谈谈。如果他们不反对，我是不会食言的。”

于是科尔查文就到镇上来了。

这个镇过去是座商业小城。早先，通衢大道经过这里的时候，这地方很有名，曾有过一排排商店货摊，一年一度还有马市，老远的人都赶来做马匹买卖。时过境迁，如今只剩下一座石砌教堂，也被过于狂热的反宗教斗士糟蹋得不象样子了，还有一些盖有铁皮屋顶的双层木质楼房。区国民教育局就设在这幢楼房里，楼前有高高的台阶，房檐和门框上镂刻着花纹。科尔查文在台阶旁的草地上擦了擦皮鞋，扣好雨衣的钮扣，朝二楼走去。接待室里，打字机响个不停，一个上了年纪的女秘书斜视着稿子，打字打得很快；在挂有“区教育局长卢普捷娃同志”小牌子的门边，排队的人等得疲惫不堪，大约有十来个人；科尔查文排到队伍的最

后面，站了不到一小时，就进办公室了。女局长身穿庄重的黑上装和一件翻领白衬衣，头发梳得光光的，坐在窗边一幅很大的马卡连科^①画像下面，手平放在桌上。她没写字，也没打电话，而在接待来客。

“您谈吧，”卢普捷娃请科尔查文坐下后说道。局长的面容很讨科尔查文喜欢。“一张可爱的脸，”他心想，“看来她是个好心人。”

“我是来谈工作问题的，”科尔查文开口说，“据我了解，叶洛夫卡学校需要一名历史教师。”

“您怎么，住在叶洛夫卡？”卢普捷娃亲切地微笑了一下。她也喜欢这位来访者——他很稳重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衣着规规矩矩，诚然，有点儿闷闷不乐。

“不，我住在别处，”科尔查文解释道，“但我去过叶洛夫卡，并同校长谈过。”

“同沃尔科夫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他怎么说？”

“他没有意见。您看怎么样？”

“我们确实需要派一名历史教师去叶洛夫卡……您过去做过教师吗？”

“我在中学工作过一年。教过历史。”

“您在哪儿教的？”

^① 马卡连科，安东·谢苗诺维奇（1888—1939），苏联卓越的教育家和作家。

“在外乌拉尔。”

“请原谅……那您怎么到我们这里来了呢？”

“这里是我的家乡。”

“好的，”卢普捷娃的声音很平和，是发自内心的。“您带证件了吗？”

“带了，”科尔查文把手伸到内衣的口袋里，马上感到事情的把握不大。上大学前，他在好几个城市居住过，在各种企业部门工作过，但都不满一年；他的劳动手册上盖满了“录用”——“退职”的印章。临上大学前的一段时间里，就连当装卸工也没有任何单位愿意用他了；科尔查文所以能被大学录取，只是因为他在入学考试中成绩名列第一。

卢普捷娃抿着嘴唇，仍然笑吟吟的，她拿起劳动手册仔细翻阅起来。她的嘴唇渐渐松垂下来了，笑容消失了，眉毛惊讶地向上耸起，垂下后又高耸起来。卢普捷娃看到插页，翻了两张——那儿还是同样的印章——就把劳动手册放到一旁。她沉默了一会儿，不知说什么好。

“前一阵您住在……”卢普捷娃抬起头注视着科尔查文，脸色有点变了，“住在我们区吗？”

“住在苏斯洛夫卡，”科尔查文答道，“当时我得和母亲在那儿过冬，休息一下。”

“您怎么……在那以前生病了吗？”

“不，没生病。”

“是在工作？……”卢普捷娃又伸手去拿劳动手册。

“当邮递员。”

“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当邮递员！”区教育局长明显地眯缝起眼睛。

“您要知道，”科尔查文解释道，“在苏斯洛夫卡没有合适的工作，只好干这类差事。我有鉴定……中学的和最近工作单位的……”

卢普捷娃看了看鉴定。

“那现在您想搬到叶洛夫卡去吗？”

“是的，”科尔查文简单地回答道。他已经知道不会有什么结果了。

区教育局长不知如何办才好。她派来才不久，怕开头就出差错。马上拒绝，她又下不了决心，因为历史教师是需要的，可是凭这样的证件就录用……真是怪人！过去无论派谁到叶洛夫卡去，总是干了一年就跑掉，那是个穷乡僻壤，这一位却主动要求去。也许他是本地人，所以……他当过邮递员。看来还隐瞒着什么。叶洛夫卡那儿是该派人去的，离开学只有两星期了。派谁去呢？委派来的人都分配到各校去了，“调动”谁也不行。州教育局又不答应再增派，说没有人了。看来只好派一名没有考取大学的前届十年制毕业生去。以往急需教师的时候，通常也是这样做的。实在利少弊多。而这个人受过高等教育，又教过一年书。如果试试呢？……打发他去见尼科林，让尼科林决定吧。万一出纰漏，随时都可以推说是他决定的。

“事情是这样，”区教育局长说着把证件还给科尔查文，“您得去同尼科林同志谈一谈。这个问题我本人不能决定。

问题是我们录用文科教师，都要征得他的同意和许可。如果谈成了，您就回来拿委任书。尼科林离这儿不远。转个弯，有一幢砖瓦大楼。在二楼。”

科尔查文收起证件，告辞后，就走了出来。他走近的大楼旁停放着几辆蒙上油布的“嘎斯”牌小轿车；一位女值班员坐在前厅，盘问所有来访者的身份，问他们上哪儿去，有什么事。她要科尔查文脱下外衣，仔细察看了他的脚，然后才放他进右边的侧楼，并告诉了办公室的号码。

科尔查文悄然无声地走到他要去的房间门口；由于在走廊和楼梯上全铺着地毯，所以没有脚步声。尼科林似乎正在等他。

“您从卢普捷娃那儿来吗？”他起身迎接。“请坐。”

办公室很大，有两个窗户，擦拭过或是上了清漆的镶木地板闪着寒光；地板上，从门口经过桌旁到几张椅子那边（象走廊里一样）铺着一条狭长的地毯，科尔查文不由自主地踮起脚走到墙边坐下。尼科林坐在光滑的办公桌前，桌上摆着一架白色电话机和一些公文。他很年轻，瘦瘦的，浅褐色头发朝后梳着，面孔长长的，灰白眉毛下面藏着一对深邃的眼睛，睫毛白白的；他身穿带小花点的棕黄上装，浅色的衬衫，打着领带，上装的折领上别着一枚大学徽章。

办公室里悬挂着两幅画像，一幅在尼科林的头顶上方，另一幅在对面墙上；谈话时，他偶尔抬起眼睛看看对面那幅画像，——多半是在他谈得来劲的时候。

“到我们这地方来长住下去吗，德米特里，伊万诺维

奇？”尼科林挪开公文，含笑问道。“是回到自己的家乡来了吧。”他纠正刚才的说法，更和气地笑了笑。

科尔查文心里明白，尼科林是从卢普捷娃那里知道他的名字的，他回答说：

“暂且住一段时间，以后再说吧。哪能预料呢？……”

“您想在学校工作？请把您的劳动手册给我看看。”尼科林没有一页页浏览手册，而是一下子翻开插页，看了最后的一些记录，便搁到一旁了。

“历史教师我们是需要的，”他证实道，“德米特里·伊万诺维奇，请您谈谈自己的情况吧。当然要简明扼要。对于我们录用的人，我们应该有所了解。”

“好吧，谈谈自己的情况。”科尔查文心情压抑地开始说。他从来不喜欢在陌生人面前坦露自己的一切。可是尼科林的声音是和善的，他的最后一句话多少使科尔查文抱有一点希望。

“我出生在苏斯洛夫卡，”科尔查文开始叙述，“在区的北面，那是在战争前一年。父母都是农民。父亲五三年死了，他在战场上负过伤。正巧那年夏天我七年制学校毕业。留下我们三个孩子在母亲身边。我是老大，在自己村里放了两年牛，后来才进城，起初在工地上干杂活……”

科尔查文回忆起当年离开苏斯洛夫卡的情景，他走一段路，搭一段便车，他瘦瘦的，背有点儿驼，穿着厚油布高统靴，背着一个装着萝卜丝馅饼的口袋。他住在城郊姑母家临时搭的简易木房里。木房长长的，房间有十四平米，他们

，